

蘇聯文學名著選譯
第三種

巨浪

原名「九級浪」

蘇聯 И·愛倫堡 著
侍桁 千羽 合譯



國際文化服務社印行

蘇聯文學名著選譯
第三種

巨 浪
原名「九級浪」

蘇聯 И. 愛倫堡 著
侍 桁 千 羽 譯



國際文化服務社印行

總
所
有
版

巨 浪

著 者 蘇 聯 愛 倫 堡

譯 者 侍 桁 千 羽

出版者 國際文化服務社

上海虹口乍浦路七五號至七七號

一九五二年十月再版

初版 1—3000

再版 3001—5000

譯文前記

「巨浪」原文名“Девятый Вал”，英譯“The Ninth Wave”，原文發表在蘇聯文學雜誌“Знамя”一九五一年十一和十二兩月份上，英譯文刊載在一九五二年四月份的英文版「蘇聯文學」上，英譯者是 B. Isaac。

關於譯名，很費斟酌，直譯「第九波浪」，意譯「巨浪」或「最高的波浪」，據英譯者前記中解說：『……一般民衆相信在一場暴風雨裏，第九個波浪是最高的波浪。』這種說法在中國是沒有的，與此類似的古話，有「禹門三級浪」之說。譯文正在進行之中，看見「文藝報」的介紹也採取「巨浪」的譯名，就此決定了。

我們的譯文底稿是根據英譯，同時用原文校閱；這是因為受了譯者的俄語程度的限制。兩相比較，英譯與原文很少有出入，間或有一二短句被英譯者刪略或遺漏，凡是我們注意到的，在中譯文裏都補充上去。比較算是出入大一點的地方，例如，中譯文第四章第三十八面上的那首歌，因為與下面對話的銜接關係，便完全根據原文譯出了。再

如，中譯文第一章第十五面第十一行「樓烏在房裏跑來跑去」這句話，是根據英譯的，原文不是「樓烏」而是「尼威勒」，我們看情節，還是說樓烏更適當些，所以並沒有依照原文改動。

「巨浪」是「暴風雨」的續篇，場面很大，已發表的只是一部份，作者必定還將續寫的。如今這三十章，時間，是從一九四八年的夏天到一九五一年的五月；場景，主要地是在美國和法國；人物，則多是從「暴風雨」裏繼續發展下來的。

中譯文雖是「合譯」，在筆調上力求一致，總希望能保持住文字的風格——倘使說這種拙譯也還有風格可講的話。許多專名辭，只能就譯者知識範圍所及，加了註解，但有些是一時無從考察的，另有些譯者認為算是已經普遍了的，或置疑或忽略過去，所以很不完全。切盼讀者隨時指教。

譯者 一九五二年九月。

巨

浪

「坦白地講，我們現在彼此認識了，當梅麗寫信給我，說她在瑞士找到了一個法國詩人，那時簡直把我打垮了。我兩個星期什麼東西都吃不下去，連半熟的雞蛋也吞不下。現在我不想傷害你的情感，不過所有的詩人都是些無業遊民。法國人不曉得用正當的方法來賺錢；他們甚至不會拿錢來賺錢。他們就只會從女人身上賺錢的。梅麗是我的理想。我明白她並不是一個好萊塢的明星，你應該已經認識她了——她有一顆黃金的心。現在我不想傷害你的情感——我已經六十六歲，世界上的事我經驗過不少了——但是你心裏在計算着那筆遺產。你是一個聰明的小伙子，但這一點你是發傻了——我們南方人不會很快就伸腿瞪眼的。我真不敢講誰會先替誰送葬。不過坦白地講，你是沒有損失的。事實上你已有所獲得。一個繼承人是一個尾巴，但你是一個聰明小伙子，你是一個首腦。現在你可以回到法國去作特蘭索克（註）的首腦人了。」

（註：原文 Transac 美國的一種國際通訊組織。）

美國參議院議員樓烏拍着他的女婿的肩膀，這麼一來他的袖子擦倒了一個酒杯。

他笑着在桌布上撒了些鹽。那赭色的水印使尼威勒想起了他的妻。「密士失必的紅薔薇」。所好的是她沒有在此地。這想頭叫他高興了一陣。他又可以鬆散一下，消遣消遣，重度他熱情地寫作「普羅塞爾賓（註一）的誘拐」那樣孤獨的夜了。但是他又被捉回到眼前來：他的老丈人，特蘭索克，十天之內就要來到此地的梅麗，以及他們將一同動身到巴黎去等等。這是多麼叫人厭煩的事呀！誰都不會想想我並不是爲了做這種事才活到世上來的，保爾·瓦列利（註二）曾經稱讚過我的詩。這個紅頭髮的美國人却在譏笑我。他認爲所有的詩人都是些「男娼」。而我又不能喊道：『閉住嘴，野蠻人！』真是奇怪，他的頭髮還沒有斑白。我不明白這究竟是什麼道理？頭髮紅得跟他的女兒一樣。眼睛像一個新生的嬰兒似的。他最需要的是一個奶瓶子。但是並不然，他却主持特蘭索克，又是參議院議員，高等政治家。

（註一：Proserpine是地獄的女王，普魯圖之妻，見「羅馬神話」。）

（註二：Paul Valéry是廿世紀初年的法國詩人和批評家，在法國頗有名氣，中國在抗戰前亦曾有過介紹。）

尼威勒覺得極其狼狽；他真忍不住要大聲打呵欠，或是丟開餐巾，站起身來走到外邊去。他抑制着自己，他凄愴地啄食着葡萄。樓烏又笑着重複說，『現在我不想傷害你的情感……』他又拍了拍尼威勒的肩膀。

『坦白地講，最初我是替梅麗担心思的——一個法國人終歸是一個法國人——但你却是一個很有分寸的丈夫。三年——是不是已經四年啦？——是一個很好的記錄，尤其是對於一個寫詩的朋友。』

尼威勒覺得一陣寒心，憤慨和厭惡湧上他的心頭。三年來忍耐住這一類的談話倒的確是一個記錄。一抹陽光穿過窗帘閃耀在參議員的火紅的硬頭髮上。樓烏手裏剝着一支熟桃子，塞進嘴裏，滿處滴着汁液。這簡直叫尼威勒忍耐不住了。他的灰白的病象的面容扭成一個鬼臉。

樓烏同情地問道：『又有點要冒肝火嗎？』

尼威勒惶惑不安，像是有什麼罪行被揭穿了一般。他喃喃地說：

『天氣很熱……』

『這就更好，可以把所有的髒東西都排洩出來。出過一陣大汗之後，你便在神與人

的面前都是乾淨的了。你也應該過得慣了。你在此地已經三年了，是吧？說不定是四年吧？」

尼威勒用餐巾擦着他的額；臉上的灰塵把布弄醜醜了。他一口吞下了一杯冰水。最後鼓着勇氣答道：

『三年。戰爭結束的時候我們來到的。』

參議員笑了，更提高喉嚨說：『誰跟你講戰爭已經結束了？在你們法國人看來戰爭從沒有開始的。斯米多少校跟我講法國人斜着眼睛看我們的坦克，像牛觀望火車一樣。現在我不想傷害你的情感——我曉得你們有過拿破崙。但那是許久以前的事了。現在你們已經變成……詩人了。戰爭並沒有過去，剛剛在開始。我曉得，紅黨是一個硬對頭。他們是宿命論者。俄國人把人生看作偶然的，算不了什麼一回事。他們的人真多，而且是過份的多。但我們還一樣會戰勝的。你已經在此地四年，或許是三年——這並沒有什麼關係——你可以看得出我們美國人作事從不會半途而廢的。我們動手動得慢，這是真的，我們要把事情弄得有條有理，探明各方的意向，一旦動起手來，就如泰山壓頂……當我們平定了那些紅黨，我將跟你喝一瓶你們的香檳酒。』

尼威勒這時稍稍打起點精神來，又變成一個溫文有禮稍微有點多疑的伙伴，他的社交的禮貌，在紐約的權勢之間，在許多參議員的親友之間，是頗有名氣的。他殷勤地微笑着說道：

『你真拿得穩俄國人沒有炸彈（註）嗎？』

樓烏冒火了。『這事與炸彈有什麼關係？我不想傷害你的情感，但這不像寫詩給梅麗的。昨天你也曾想法證明跟聯合國將有一番嚴重的鬥爭——好像我要藉此來賺錢似的。棉花就足夠替我賺錢的了。特蘭索克是我的一個責任。我是爲了上帝和美國來作這件事的。我不是一個法國人，也不是一個詩人，我有我的理想。我們必須挽救宗教、家庭、文明。羅勃茲上校是一個好漢子。他不多開口，可是只要他一說話，就值得聽一聽。他把特蘭索克說得非常重要。我可以想像你在巴黎將是多麼忙！我們不能要你這樣的一個人袖手旁觀。喔，拿出你在政院裏打擊那些傻瓜的氣勢來！我很爲你驕傲。眼前我已經不把你看作一個法國人了。坦白說，我把你看作一個道地的美國人。要緊的是要到「鐵幕」後方去——可以派比爾·柯斯特到布拉格。那算不了什麼重要的事。現在去

（註：概指原子彈而言，以下多類同。）

莫斯科，情形就不同了——羅勃慈的意思要派你去。一個法國人可以比較容易偷過去。找到一個有頭腦的傢伙，一個粉紅色的而不是紅色的人，拿一束美麗的綠色鈔票給他。社會主義者是喜歡吃吃甜頭的。羅勃慈說那里有許多事情可以作一作。」

尼威勒揚起了一個苦笑的臉。

『我老早就懷疑那些五角大樓（註）的人們的智力。不過，我並不認為羅勃慈上校就會那麼天真。你們決不要想把一個法國的社會主義者造成爲一個間諜的好手。那只是糟踏金錢而已。』

『這事與間諜有什麼關係？羅勃慈需要情報的時候，他不會找我我替他去搜求的；他有他自己的人手。如果你只把羅勃慈看成一個諜報員，那你就錯了。他是一個上層活動的人物。新近總統還會接見他。一般地講，我對於軍事不感興趣——今天還談不到這個。你不會相信俄國人真的要打仗吧，你說對吧？』

『我不相信的。當然，他們要打的，然而却不是現在。在十年或十五年之內，當他

（註：原文爲 *Точка из Пятигорск* 概指美國國防部而言，因美國國防部的樓房是五角形的。）

們完全準備好了的時候。那些大人先生們並不掌握時機，靠大運來勝利。雖然我也不敢講事情一定不妙。你們的那個羅勃慈爲了打仗都快發狂了。昨天你自己不也說過一場鬥毆是不可避免的嗎？」

『我說過嗎？我若真說過這話，那是我一時的感情衝動。我今年六十六歲，可是我還難免感情衝動的。講到羅勃慈，他同我總是在爭辯。他是有頭腦的；他明白和平比戰爭更可獲利，但他是一個軍人，而所有的軍人都要打仗。這是很自然的事——軍人若不打仗就覺得無聊的。羅勃慈相信紅黨一定要動手的，所以我們非先發制人不可。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，儘是自甘情願的想法。我看事情看得更穩重。不用戰爭就可以把紅黨平定下來。當然的，如果一個人擋住你的路，你就得把他清除掉。但是怎樣辦法呢？殺人並非總是可靠的辦法；時常要慢慢地來毀壞他。我讀過斯密斯的報告：在適當時候他們就會發動戰爭的。我們必得像我的狗貝利看住了鵝鶩一樣地看牢了他們。讓他們武裝吧，可是叫他們光着屁股走路。坦白地講，「聖經」裏就有這樣的話——你應當保有蛇的智慧……』

尼威勒不再聽下去了；他早已學會怎樣斬斷對方的胡說八道，就如同一扭便關上收

音機一樣：聲音停歇了，可是一團轟轟的雜音還響在腦子裏。每逢這樣的時刻，在他就像是又回到巴黎的房間裏寫着詩歌的情形。這個幻覺的第二世界，成了他的一個避難所，使他可以逃開他的妻，逃開他那沾沾自喜胡說八道的老丈人，逃開美國。他對於那滿身大汗的悶熱，那壓在頭頂上的摩天大廈，以及那關於事務、利得、破產等等一切的談話，還是不習慣的。這個國家的一切都是巨大而壓人的：雷雨如在孩童時那麼怕人；大雨像電影上的洪水氾濫。許久以前——他到達美國沒有好久的時候——他曾經看見過一家大旅館的火燒。一個發狂的女人從十七層樓的窗口跳下來。那景象時常在尼威勒的腦裏作祟；他總有點覺得那是一個法國女人：半夢想着，他看見她有時變成了哭泣的帕塞福尼（註），有時變成了古代的藝術女神。他本可能變成一個偉大的詩人。而實際上却沒有作到。爲了某種理由，他曾經相信德國人是寬大的，又爲了某種理由，他和一個紅頭髮的白癡的妻纏在一起，而現在他又變成冒險的神了。這不是他的生活，這簡直是一場火焰，而他在高高的樓上，怎麼也逃不出火焰的，可是他又不敢往下跳。他在巴黎早

（註：Perephone 是古神話中冥王之妻，因被冥王先姦後娶，每年三分之二的日期要與其
母同居。）

就應該拿一粒子彈射進自己的頭腦，或是跳進日內瓦湖，無論怎樣都比如今更好些……

他同着他的妻在紐約過了第一個年頭，之後梅麗覺得厭倦了，於是他們到南方去。

那個討厭的南方啊！那種悶熱，那個愚癡煩瑣的女人，傍晚時收音機的那種怕人的聲音，那種薄荷氣味的水酒，那些滿臉惶恐招人憐憫的黑人。尼威勒時常跟他的妻講，美國人是叫他討厭的——把白色人和有色人加以區別，這不是文明人所應該作的事。關於黑人他什麼都不講：他們也叫他討厭的——他們的惶恐，他們的諂媚的笑容，他們的白牙齒的閃光，他們雖然窮却隨時都能尋開心，還有他們的那種粗鄙而肉感的跳舞。『我是一個人，然而我現在却住在動物園裏，』有一次他跟他的妻這麼講。梅麗聽了大笑着說：『那麼斯米多沒有跟你講過黑人是畜生嗎？你是一個甜蜜蜜的詩人，可是你變成一個農園主人了。只是你却沒有農園。』他火起來，可是他却忍耐住：同一個傻瓜、一個歇斯鐵力的傻瓜來辯論這樣的事，是有失他的自尊的。在他眼裏紐約就是一種失掉的樂園。梅麗在紐約同着一些長頭髮的浪漫的藝術家們過了一陣快樂時光，同時他却在燈光和霧裏巡遊着那漫長的街道，喝一杯白蘭地，刺激他來回想那腥臭的塞納河、那些漁夫、那些舊書攤、那一雙雙的情侶。那時他曾經寫作詩歌，寫法國，寫那如煙火般開花

的栗樹，寫舊世界的靜靜的憂愁。這時他簡直無法消愁了——那個紅頭髮的小鬼把他拉進泥濘裏。

尼威勒越來越生氣了：人們說他肝火旺，但他把他一切的苦惱都歸緣在他老丈人身上。不過，偶爾當他精神平靜，思索着他的命運的時候，他也承認樓鳥並非完全缺乏思想和情感的。他曾經把一個沒有金錢、沒有地位、沒有國家的外國人收容到他的家裏來。現在他還給了他一個機會，叫他回到巴黎去，而且這並不是一個聲明狼藉的窮人，却是特蘭索克的首腦人。就連有名的作家們都會來奉承他了。有一個作家已經寫來了一封諂媚的信——向「西爾塞的假面」的獨創的天才作者致敬。誰還敢責罵尼威勒呢？那個失敗得很慘的桑巴定然是不會的吧？「我的生活，」尼威勒自言自語着，「自有它一定的綫路，在四一年我和那扼殺了安塔斯的赫鳩力斯（註）結成同黨，並非偶然的。當然我過去是錯誤的——我把那瘋狂叫囂的條頓人看成像神仙了；這種作法是錯誤的，但結局還可收拾——再來爲普羅塞爾賓、詩歌、歐洲而努力吧。四一年還在繼續

（註：安塔斯是里比亞的一個巨人，與人角力時，着地即不能勝之，赫鳩力斯提之離地而扼殺之。見「希臘神話」。）

着：一個可怕的強國——美國——現時正在與共產主義爲敵。因此我對於什麼事或什麼人，無論法國、藝術以及我自己，都沒有什麼對不起的。」他曾經這樣安慰着自己，然而若在一小時之後，他看見了那衣裝豪華在花園裏像一個小姑娘般輕輕俏俏的梅麗，或是吞下了參議員談話的一劑苦藥——「現在我不想傷害你的情感」——之後，他便又會失掉了他的平靜。他在日記裏寫道（他的老習慣就剩下這一件事了）：『我想一個人再也不能墮落得更厲害了，隨便哪一個馬賽的男娼都要比我快樂得千百倍的。我不敢再向詩神求援了，她在此地活不到一天的。當然，唯一的一個機會可以挽救我視爲珍貴的一切的，便是他們的炸彈。我應當祝福他們，但是我恨他們。同羅勃慈或是其他本地的暴發戶來比，希爾凱更是一個真正的尼采。不談笑話，德國人是更明敏得多。歐洲的任何人也想像不出一個人會思想淺薄到這種程度。梅麗已經變得叫人忍受不住了，她已經到了神經病醫生司空見慣的年齡（她已經四十三歲，不過她只承認是三十九歲）。她簡直不曉得要自己作什麼才好。她到得克薩斯州去看鬥雞，而那在當地是被禁止的事，跟紅黨大會一樣是非法的；其次她埋頭大讀米勒的小說，說她喜歡那種「赤裸的真理」，而米勒在一羣老河馬的眼裏是道地的色情狂。現在她又起了一種新的狂想——她發見了一個